

申遗成功应是“护遗”的新起点

■王石川

时事聚焦

7月4日,在德国波恩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9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,中国“土司遗址”通过审议,成功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。至此,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到48项,继续稳居世界第二位。

但凡看过作家阿来的名著《尘埃落定》,恐怕都会对书中土司王国的神秘、土司制度的流变,感到好奇甚至感慨。土司制度确已尘埃落定,但土司文化以及土司遗址仍有生命力。正如世界遗产委员会所说,中国申报的土司遗址,“表现出尤为显著的土司统治权力象征、民族文化交流和国家认同等土司遗址特有的共性特征,是该历史时期土司制度管理智慧的代表性物证”。

土司遗址申遗成功,意义不容低估,但是更应该思考的是:究竟为何申遗,申遗成功之后怎么办?

据报道,“申遗热”始于上个世纪末。当时,鲜为人知的平遥、丽江等古城因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声名鹊起,并很快成为新兴旅游地,创造出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我们不能由此认定,一些地方申遗就是为了开发,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。但是,我们也不能回避,有的地方申遗成功之后,确实存在过度开发的现象。比如,丽江古城、故宫等世界遗产,就曾因“旅游业过度开发、遗产地不堪重负”而被世界遗产大会亮“黄牌”。

比亮“黄牌”更可怕的是亮“红牌”,即除名。一个案例是,德国著名旅游城市德累斯顿,因其存有大量巴洛克式古建筑,2004年被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。但是,此后当地政府疏

于保护,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警告后仍然置若罔闻,最终被除名。殷鉴不远,谁也不愿意看到千辛万苦申报成功却被剥夺称号的悲剧。

其实,对于有价值的遗产,不管有没有申遗成功,都应该尽最大的努力进行保护。申遗成功之后,更应该竭尽全力保护。正如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所称,“世界遗产在地域上是我们的,但绝不仅仅是我们的,而是世界的,世界的就是共享的。保护是我们的义务,传承是我们的责任。这才是‘申遗’最根本的目的。”申遗只是手段,不能把它当成面子工程或牟利工具,否则,就是本末倒置,还不如不申遗。

值得欣慰的是,从民间到官方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。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谈及申遗问题时称,通过申遗立刻吸引大批游客并不现实,而且申遗理念一定要正确——申遗第一是为了保护,第二是为了保护,

第三还是为了保护。问题是,在政绩驱动下,如果一些地方官员以保护的名义搞开发、借机敛财,怎么办?如果缺乏惩戒措施,只有简单提醒就不会太有作用。目前,上上下下都沉浸在申遗成功的兴奋之中,往往没有动力设置约束性条款。因此,光靠呼吁是不够的。

世界遗产沉淀着历史记忆,保留着传统文化的脉络,如果把它们变成单纯的商品,甚至肢解他们、糟蹋他们,就是暴殄天物。更重要的是,这些世界遗产具有不可复制性,一旦破坏再也难以复原,就不可能找到原来的气场。著名作家冯骥才说,民间文化遇到危险要打120,像医生一样抢救民间文化。对世界遗产,更应该如此。不仅打120,还要打110,谁打世界遗产的主意,就依法处理谁。善待世界遗产,留住悠远的文化基因,这是我们的责任。(来源:新华每日电讯)

言论观点

人民日报评论部:

对症下药,让负重的肩膀挺起来

干起来、实起来,关键是有个好状态。打掉“混”“拖”“怕”,从无为到有为,从懈怠到勤勉,靠觉悟,更靠制度。针对为官不正、为官不为、为官乱为等问题,通过制度形成能者上、庸者下、劣者汰的实干氛围。用人导向是最有效的指挥棒,从干事看高下,以实绩论英雄,把想干事、能干事、干成事的干部用起来,就能让撸袖子、混日子的人没市场,让负重的肩膀挺起来。

光明日报:

清华北大招生“掐架”背后的真问题

在近年高校抢状元、抢高分、抢生源已经司空见惯的情况下,北大清华的“互掐”之所以还能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,一方面是北大清华本身的高度新闻敏感性使然,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这种招生体制已经到了不得不反思的地步。我们的高等教育,是不是需要切切实实“清心正骨”?

普通救护车不应拒载急症患者

■罗志华

近日,苏州市民李先生出生31天的女儿因呛奶造成窒息,他打了两次120急救电话,先后来了两辆救护车,但都不愿意接孩子,因为车上没有针对小孩和新生儿的专用设备,且医护人员不了解新生儿的救治知识和技术,怕路上出问题负不起责任。

由于新生儿疾病很特殊,诊疗设备和技术要求不同于成人,新生儿院外急救也成了个专门领域。通常情况下,儿童医院或妇幼保健机构可提供新生儿专用救护车,但总体数量不多。比如,苏州全市只有两辆正规新生儿专用救护车,江苏省也不过十来辆,远不能满足需求。专用救护车不够,成人救护车则难免有所顾虑,担心一旦救治不力,自己会惹上麻烦。

儿童和新生儿遭救护车“拒载”,固然与专用救护车数量不足有关,但缺乏相应的制度规范,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。在这次急救过程中,也许李先生永远也等不来专用救护车,但他的孩子不能无人施救。普通救护车即使不具备救护新生儿的能力,也至少能发挥出专用车辆的作用,在交通便捷性和基础救护方面,都强于其他社会车辆。在当时的情况下,由到场的救护车对患儿展开施救和运送,是最佳选择。

救护车救与不救,不应由救护车上的医护人员说了算,而应将相关内容明确写入制度规范当中,由急救中心根据当时的情形,参照制度规范来统一调度和决定。急救现场不可能总做到万事俱备,因此就地取材、随机应变、紧急避险,应是急救所应保持的原则,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突发疾病导致的伤害,让儿童获得更加安全的庇护。同时,相关制度规范还得划清责任,减少成人救护车对儿童的施救顾虑。

救护车是否救人,不能只看风险不看责任;医疗项目的存废,不能单纯以是否赚钱来衡量,还应牢记医疗的公益性。只有将这些内容纳入强制性规划,进行制度性约束,实施政策性补贴,才能尽早化解儿童看病和急救难题。(来源:京华时报)

禁止有偿补课 需问责给力

■肖应林

暑假即将开始,近日,教育部出台《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》,划出6条“红线”,包括严禁中小学校和培训机构联合进行有偿补课等,对于在课堂上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、课上不讲课后讲并收取补课费的现象将重点查办。(7月5日《北京青年报》)

在人们的印象中,这些年,关于严禁有偿补课,从教育部到各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,几乎年年都在出台规定、发通知。令行禁止,这是常识。可是,有偿补课依然屡禁不止。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?在笔者看来,最关键的一点是问责乏力。换句话说,之所以有一些中小学教师敢顶风而上,就在于他们的违规行为其实并没有受到严查。

应该说,教育部的要求很明确,6条“红线”划定的内容也很具体,并公布了举报电话,只要各地严格执行,不应再出现有偿补课屡禁不止的现象。而有些学校、有些教师挖空心思穷于应对,或打擦边球,或掩耳盗铃……归结起来,就是违规成本很低,甚至等于没有。

所以,笔者认为,要从根本上扭转这一现象,就需各地把“禁令”真正当成禁令,要让人们在现实中看到一些违规者确实受到了严查。事实上,也只有产生一些因违规补课被查处的案例,才能形成震慑力,让少数学校、少数老师不敢再顶风违规,不敢越雷池半步。

当然,所谓严查,必须突出“严”字,只有严才能凸显禁令的“刚性”。我们不妨把教育部划定的6条“红线”和相应的问责措施拿出来一晒:对违规学校,视情节轻重,相应给予通报批评、取消评优资格、撤销荣誉称号等处罚,并追究学校领导责任及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;对于违规的在职中小学教师,视情节轻重,分别给予批评教育、诫勉谈话、责令检查、通报批评直至相应的行政处分。笔者认为,这样的违规问责有偏软之嫌。诸如批评教育、责令检查、通报批评之类的问责,很难抵消一个假期有偿补课高额收入的诱惑。因此,问责还可以更严厉一些。

让有偿补课不再成为社会的一种痛,还需转变一种医治方式,这就是必须畅通举报渠道,让广大师生来发言。这既是减轻学生压力和家长教育负担的呼唤,也是维护教育形象的必需。(来源:长沙晚报)



争“权”怪圈

抄袭剽窃、盗版盗播、合同约定不明……近年来,随着我国影视产业规模剧增,版权价值巨大,影视创作版权纠纷案件不断,侵权现象时有发生。在中国版权协会日前主办的“影视创作版权保护研讨会”上,专家建言,要完善立法保护,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作用,让影视创作版权保护走出“争议不断”的怪圈。 (来源:新华社 商海春)

争“南大”之名不如争大学之实

■连海平

南昌大学简称为“南大”,引起南京大学不满。有媒体从教育部了解到,《南昌大学章程》经江西省教育厅核准后,尚未到教育部备案。教育部希望南昌大学、南京大学能规避引发校名争议的情况出现,协商妥善解决此事。

本来,“南大”简称也并非南京大学独享,简称“南大”的,除了早年间岭南大学还有南京大学、南开大学,甚至南宁学院。国内这种现象很普遍,比如有3个“华师”:华中师范大学、华东师范大学、华南师范大学;2个“华工”:华中理工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;2个“华农”:华中农业大学、华南农业大学;2个“北工大”:北京工业大学和北方工业大学。大学简称往往具有归属地性质,譬如广东人口中的“华师”是华南师范大学,湖北人的“华师”是华中师范大学,上海人的“华师”是华东师范大学,不至于引起多大麻烦。

这意味着,南昌大学也有权简称“南大”(事实上当地人口中的“南大”多半是指南昌大学),前提是南京大学没有先行一步——在2014年经教育部核准的《南京大学章程》中将“南大”简称“注册”。一旦木已成舟,南昌大学无视已成事实而争“南大”,未免有点说不过去。哪怕教育部未对学校简称作具体规定,公道自在人心,公众会认为南昌大学想搭南京大学、南开大学的便车,沾国内名校的光,这难道是南昌大学愿意看到的吗?最有资格争“南大”的南开大学自称“南开”,实属明智之举。

说到底,大学简称也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已,它对于大学的意义,远不如争名者想象得重要。如果名实不符,徒有一个响亮的名字,那又如何?就算把“南大”名字给你,你的实力、排名能赶上南京大学吗?考生会奔“南大”这个名字而来吗?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,看看国外名校,

哪一所高校不是靠实力而是因名扬名?国内也一样,没有经过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历练,南京大学能够成为国内排名前列的名校吗?

舍本逐末、缘木求鱼,争名无疑是一种自损声誉的短视行为。争名不如争实,与其“偷吃不成反惹一身腥”,不如下苦功、干实事,实实在在将大学办好。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。大学办好了,腰杆硬了,简称什么又有什么关系?作为一所“文理工医渗透、学研产用结合”的综合性大学、211工程重点大学,南昌大学实力不菲,应该将眼光放远,不该在名字上过多纠缠,浪费精力。

过犹不及,追求表面功夫,都是大学精神与自我价值的迷失。世界著名学府美国麻省理工学院,虽说是“学院”,却不损其“世界理工大学之最”的美名。

大学之大,要有大师,而不是大楼或“大名”。(来源:京华时报)